



壽齋遺稿

日得聖語錄  
公車錄  
拾遺錄  
附錄

~16  
2397  
3



和  
2397  
3-3

壽齋遺稿卷之五目錄

日得 聖語錄

癸卯錄 七則

甲辰錄 二十二則

乙巳錄 二十九則

丙午錄 七則

丁未錄 三則





省之義未必無少補也閣中雖有綸綍籌謨錄等冊子不過是上下絲綸謨猷而止若夫政法之美與不美實有於何考之歎卿等各就丙申以來政院日記及各司謄錄抄出事爲之關係治體者每月每日之下據實直書如貞觀政要太平要覽之例另出凡例裒成全書若官職黜陟刑獄決折錢穀甲兵等事靡不詳載至於經筵停否臺啓有無雖屬應行之事亦不可不錄且國家之設置左右史俾左記動而右記言蓋欲一言一動罔或闕漏也纔因卿等之上劄許令述舊倣古錄置筵教此卽紀言之責也至若此書

亦記動記事之義也原書旣無衮鉞褒貶則雖與史筆有異而其博洽該貫未必少遜於史筆卿等其圖之予於政令之上未有可以垂示後世者今茲之教非欲藉卿等之揄揚也庶自附補過省愆之義私自考閱且使後之君子讀是書聞是言而諒是心也嘗觀武士馭馬顧武將曰我國人才雖眇然弓馬之技若是閒習緩急誠有恃矣但馭馬有術徐則近弛疾則易顛唯在鳴和清節不徐不疾然後庶可免皇輿之敗績矣今茲所試不過一藝之微而予之所懼者未嘗不在於朽索之戒卿等其知之

教承旨曰今聞洋長言先聖真像奉往時館學諸生皆騎馬成班云夫賢關法之所出也不料其乖法至此也太學封章時青衿之徒步拜疏卽是三百年古規且儒生騎馬本有朝禁未聞冠儒着儒而騎馬路途也此非小事足觀士風之壞損承宣須另飭太學俄聞摘奸史官言一二所淆雜視春科無異云飭久解弛致有多士蹂躪之弊良用惻傷予之嗣服後初設慶科也非有別般飭諭而主司及舉子輩皆能各自淬勵操觚而無紛競之風考券而絕夤緣之逕此盖由於一初之政人皆畏慎故耳挽近以來依舊汨

董試官則以恢公爲耻事舉子則以借文爲常習夫設科取士欲得賢才而今也則不然大啓僥倖之門徒致紊亂之場朝廷者四方之表準而朝廷之舉措旣未得宜則無怪其上行下效而一日二日莫可救正此予所以以罕設科三字爲一副規模也

教承旨曰俄者完伯問備之教果見之否夫承流宣化職任顧何如雖在樂歲導達民生之幽隱宣揚朝家之德化尚不宜一毫囁嚅今年湖農傷旱傷滌野幾無青民靡遺黎每對玉食未嘗不想像顛連之狀也顧此深居九重災實莫察一雨一暘惟視方伯之

狀辭而俄見其狀殆涉玩愒殊垂委任之意極可慨然大抵諱災成風一切厭聞之事初不欲開口論說此亦予反躬處也

教翰林曰爾等之職顧不重歟昔在先朝以大公史筆四字特書頒賜 聖人一言至矣盡矣爾等皆年少識敏凡於寡躬闕遺時政得失夫何憚而不書哉予之嗣服後居是選者無多雖無改圈之名而與薦無異矣須各體予此意罔敢或墜

民事不可緩鄒聖不云乎昨年畿農可謂大無而幸賴接濟之及時得免一人之捐瘠今歲歉荒比昨年無異而坪里之間災實莫察廟堂之上籌謨尚稽夫何似泄之至斯也今之議者皆云災歲經費不可不念發倉調賑亦不宜濫觴此固借費之論而甚非謀國之體也夫難得者民也易聚者財也與其財聚而民散曷若財散而民聚乎近歲荐歉實由否德而今若立視其歿曰非我也歲也烏在其若保之意哉予之宵旰苦心實不愛數萬穀包未知有司之臣果能思益下之政否也

甲辰錄

御仁政門行朝叅教筵臣曰今日大小臣工縷縷陳

言齊通利之卷五  
四一  
勉之說皆以貽燕爲第一義而予則全保世臣四字爲貽燕第一義也 先大王五十年陶鑄之化專在於建極此非今日予小子之所當監法而貽燕者乎目今朝象日益潰裂罔念寅協之義徒懷渙散底意各立門戶互尋戈戟畢竟流弊歸於朝廷言念國事浩無涯畔我朝立國專藉搢紳喬木之美楨榦之責實在於士大夫予之臨御以來一副規模惟恐巨室之或傷惟予此意諸臣果能諒之否

嘗教賤臣曰言路開閉實關有國之興喪而未有如近日之寥寥也傳曰興王賞諫臣予則無賞諫之德而有殺諫之名言路之不開職由是已予之嗣服以來未嘗罪一諫臣而惟彼怪鬼之徒每當求言之會輒售不逞之心前而若淵後翼近則澤徵有白外托陳勉之語公肆悖慢之謀凶肚逆腸狼藉難掩而予則一例嘉納初未嘗罪之及夫凶言益露逆節益彰之後自干天誅相繼抵法予雖否德豈以一二逆耳之言忍驅之於凶逆之科乎外廷諸臣則不知予此意必曰某也進某疏某也奏某言畢竟羅織俱陷大戾此可爲覆轍之戒云云此豈不哀痛之甚乎以是之故言路二字便作時諱語到乘輿相顧愕然認以



爲言脫于口禍及於身一切時象轉輾至此予亦用是憂懼不敢容易求言傷弓之戒良亦苦矣莫非予反躬自省處尚誰咎哉然而苟使予不能一治則已不然則世豈有無言之日哉近講寶鑑名碩匡輔之言尚令人激仰感歎往往有切中時弊者顧今在廷之臣智慮忠亮雖不及於前輩而亦豈無一二敢諫之士哉疎逖之人畏法而不敢言近密之臣順旨而不敢言此外更有何不遠不近不淺不深可言之人哉若使今日臣子知予所好在此而不在彼則必不至若是其含糊也爾亦他日出入三司之人須體予

敷求之苦心

聖人教後學只是說忠君愛親日用常行底事後學之學聖人亦不越于是蓋至理無出於茶飯是故古人有言曰己身則如飯而忠孝是鹽醬凡人若解此道理無不可爲之事

韓信善將兵不過多多益辦而益辦甚難多則浩汗無統所貴乎益辦者取得其要領也此亦一原萬殊之理也若得之於一原則觸類而發萬象燦然如網舉而目張矣

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夫人各異好或有嗜

酒而不好色者或有好色而不嗜酒者以至馳騁弋獵輿馬服飾亦莫不然非特嗜慾之事爲然讀書進德之事也看史監古之方也而真西山之發明微奧有寄命口耳之歎呂東萊之汎博羣書有玩物喪志之斥此皆坐於一偏字難克予於克復之工雖斯未能而凡於性偏處必欲痛加克去

韓信善將兵只是分數明此卽程子之訓也予則以爲唐太宗之容諫亦是分數明太宗雖英明之主豈真有拜昌來諫之德而若不翁受此讜直之言則無以著其英明故所以能用魏徵也此非苛論前辟也

讀史不可不先觀其心也

我國軍制尚未有一定之制國初則只有五衛法五衛旣罷之後不得已設訓局訓局旣創之後五千兵馬無他接濟之路又有砲保餉保之名雖以都監言之錢爲十四萬兩米爲半萬而又以料米出自度支者米豆亦近五萬包以是故相柳成龍慮其耗費欲選精銳二萬半置京入番半置郊設屯作農互相輪替俾均勞逸兵寓農之義并行不悖此何等確論而廷議不一未免見却至今爲識者之嗟歎其後一將臣雖有釐正之意別設精抄廳得數萬騎步之軍軍

則置各道只設標下京軍使鄉居軍出米出布以養  
京標下餉需又以幾十分一輪徵立番俾作與御營  
犄角之制仍罷訓局冗兵冗費營制儼成事幾就緒  
清城建議移作禁衛營於是乎三營之稱出而軍制  
依御營之規設京標下名目以都監中部軍換屬於  
禁營標下又移兵曹騎步兵價布幾當自是京軍不  
惟不罷益之以禁御京標下及鄉收布之弊而牢不  
可破且以禁御兩營言之鄉軍殆近五六萬數各其  
名下保又二名此外又有餉保砲保以餉砲保又作  
京標下奉足需用及營中一應放料之資以軍士言

則閑丁之見縮幾至十萬以穀物言則穀簿之耗縮  
亦近萬包木錢統計則不啻爲幾鉅萬以此之故均  
役給代之需不足以當所出民生困悴職由於此謀  
國者真有爲生民救拯之念曷不於此展蘊乎略有  
平昔涇渭須有承佐之人或可議到良用慨然

朝家設兵之規元無一身疊役之例布軍則不徵番  
番軍則不納布而獨守禦牙兵凡係事役一例徵用  
收米則又復徵出比禁御兩營下番之軍不啻斑駁  
而廟堂該營初不釐改我國軍制類如是矣

璿源殿行閣夜失火旋即撲熄時 上在靜攝且天

寒以驚動 慈殿御重裘往觀至萬壽殿差備門外  
屏蓋下輿承宣以勞動玉趾爲言 上曰自 列聖  
朝每當定省之時必於此門下輿便成我家家法予  
何敢憚勞也

予於書無酷好者皆不過泛濫涉獵而已唯丘瓊山  
大學衍義補及王陽明集常置案上雖在機務執掌  
之時必一歲一閱蓋寓古人朝暮遇之意也

教臣崑秀曰古之名碩莫不有年譜我東文集亦有  
紀年編錄之目此不過履歷系譜而舉皆敬識之况  
一日萬幾之繁乎予之政令注措雖無足觀省而每

日點檢亦不無身心之助近日日省錄之編輯蓋此  
意也此外又有私自錄置者雖機務執掌之時必書  
此而後始就寢此亦有所守然也

賤臣嘗入侍 上出示御定抄輯朱子大全王陽明  
集丘瓊山大學衍義補諸冊賤臣仰奏曰抄錄類輯  
多費精神何煩 聖慮至此耶 教曰不然凡看書  
一再較詳輒漏八九若有手自抄錄者則上下文勢  
自可屢度看閱且予癖於看書每看訖一秩輒有抄  
寘者清燕之暇時時披閱亦自有味矣

嘗覽內閣藏書錄

教曰予在春邸時素癖儲書聞

有燕市所購故家所藏輒令買來見今皆有窩藏置者經史子集靡不畢備亦皆一再經眼而近年以來機務靡暇絕無對卷看字之時故案上初不真一秩書所留意者不過錢穀甲兵等騰錄冊子而已每想儲書之事未嘗不愧悔也

今人多愛明清文集此甚可怪明文章則當以王陽明爲第一學問門路之偏側亦坐於氣質之太高外此歸有光文可讀清則惟西河集足謂鉅匠而門路甚不正邵青門集或云與八大家相等而取看卽不過平平豈文眼各不同而然耶政坐於務華而好奇

也

未發工夫最難說得纔說有爲便屬已發惟平平存

在略略提撕此八字或可形容未發時光景  
大學一編不過知行二字而知得一分行得一分若於知己盡後始行則齊家治國平天下便無可爲之時

內閣臣書進春帖子 教曰古人作字要正不要好此亦有敬字工夫書法不過六藝之微而其不宜放忽如此

事不要做到十分言不要說道十分此句正合服膺

書諸壁上庸備日監之資

翰苑吏隸與春坊下隸嘗鬪閔春坊直官請罪之不許仍教曰雖一隸之微不欲以春坊事被罪事事惟以導和爲主

嘗於抄啓文臣課講日教臣等曰功令之文有益於詞章而猶非實底工夫也句讀記誦雖似無長進之效而若能潛心默究雖於講過後常常體察則亦豈少補哉

大臣諸臣嘗入侍教曰古人事業各異而要皆各有一副規模或以文章華國或以經綸補治好言論

尚氣節者有之重恬退輕爵祿者有之譬如漢之專門之學或以孝經進或以論語進又或以詩傳進觀於家狀墓碑可知其展布之斯盛挽近以來人才漸不如古而逮事先朝之人亦不無一二事可稱顧今在卿宰之列未知有何猷爲有何施措如古人之爲耶此蓋予躬導之未得其方而卿等能不自顧慚慙否

嘗教銓官曰疏通之政何可廢也古語曰聖世無棄物又曰物不可終枳防民之口尚云甚於防川况無累而被塞微眚而永停豈可一政再政徒然因循乎

言苑通利不雜五  
予於筵席絲綸之間屢有疏枳之教而居銓之官終不肯對揚致使疏通之柄反爲羣下所敢把弄每一念至不覺髮豎大抵舉措失宜故隄防不嚴隄防不嚴故忠逆不明其欲明忠逆而嚴隄防莫如疏通深有望於銓衡之臣也

行祈穀大祭誓戒顧筵臣曰 廟官四享多不能躬將而 壇享則未嘗或攝齊心虔誠罔敢少忽一歲豐稔祝之於方寸之中陪從之臣亦不可不恪齋也命諸路舊還逋臣以年豐難之 教曰今歲雖稍稔新舊還逋一時催科在所軫恤况歲末停捧便

成應行之典夫何愛數千穀包不以慰諸道懸望之情乎

勅使入京儉臣請設戲 教曰設棚迎詔亦出飾慶之端而禮經所云非禮勿視者此也况予素不喜聲樂只於客使前設戲駕過時切勿呈技也

### 乙巳錄

今人好看新書予切惡之新購燕本不肯掛眼近因四庫全書新本見明本釋宋劉荀所撰荀則劉文肅摯孫也學有淵源書中所引用皆是六經語孟及濂洛諸賢之語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經籍攷皆不載

言齊通和才卷五  
十一  
惟皇朝文淵閣書目經籍志有之四庫全書編輯時始彙集之書之隱現亦可謂有數存焉蓋其書以天下事務謂莫不有本以明四端察五典爲窮理之本窮理爲進學之本不欺爲修德之本寡慾爲養心之本敬爲禮之本勤爲修業之本求實用爲窮經之本推己及物爲治道之本修身爲齊家之本養心爲事親之本信爲交友之本正君心爲治國之本審勢爲安天下之本正名分爲政之本防微爲銷患之本達仁政祛利心爲行事之本不求備爲待人之本寬而有制爲御衆之本察良心爲用刑之本溯源爲採

獎之本刑賞爲制師之本節用爲理財之本立志爲有爲之本弘毅爲任重致遠之本勇爲義之本果斷爲立事之本守正爲立朝之本輕得失爲去就之本辭順理直爲論事之本時爲出處語默之本義爲辭受取與之本知止爲保身之本安義爲處困之本凡三十三條言多合理門路甚正不可以新購本忽之大抵偏處歸於病痛以新購本不見之故此冊得置者今近十年今日始見之此等處亦可爲觀省之資宋富鄭公講左右皆小人章論析甚詳或云吾輩今日曰誠如聖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爲此



小人此言奚特宋時格言真千古君臣所鑑戒處  
天下事勢而已勢之權在上

敬雖主靜而廢事揮容非敬也閉眼兀坐非敬也動  
亦敬靜亦敬時字之義最合理會三代之損益亦時  
也故易言時之義大矣哉立朝雖量已而量力不量  
時未可謂時措奚特在下者爲然上之人亦然因時  
制宜可以濟事往古史牒其時政今以今所見別無  
新奇而能悅服人心致治邳隆亦得時字之義時云  
者時中也中無定處以今所看冊樣言之閱則兩板  
合縫處爲中掩卷則冊衣之中爲中以言乎一家則

有一家之中以言乎一國則有一國之中以言乎四  
海則有四海之中今若但守一處之中曰此中也此  
子莫之中也若不識得時中之義隨處沒模稜曰此  
中也云爾則此胡廣之中庸須先讀書窮其理窮理  
致吾知致吾知然後吾所謂中者果得時措之義得  
時義則得中失時義則失中時字與中字不可分作  
兩段看

孟子洞言利字之害蓋征利之害至於後君而遺親  
嘗見范氏說曰利在君父則附君父利在敵國則附  
敵國此言可謂孟子後初有近來征利之弊視孟子

言解遺利卷五 十四  
時當又如何已在未釋褐利一字橫在肚裏決科惟利也從宦惟利也牧民惟利也患得失之心生而不畏名義惟事貪黷無非惟一利字

立教有三有意教有政教有言教上世民涵其性嗜慾未涉聖人者特相示以意而已若伏羲陳奇耦以指象是謂意教中土風氣漸闢聖人爲之經制立法使之自厚其生利其用正其德而民亦入於善而不知是以政教之也自後聖王不作民失所趨懷世道者憂之而處非其任則曉之以空言以覺天下是以言教之也立教而至於以言則難矣昔孔子之作春

秋也其與世諄諄者皆性所同也然於習俗所趨無徵信焉或有非笑而詆訾之者三千之徒其庶幾能自拔於流俗者乎然天下之大不與衆非笑者僅三千人豈非空言動衆終不若躬見於政事之爲易也三千之中稱好學者顏氏之外又無多聞豈未盡脫於俗習而然歟

學者稍見本體卽務新奇徑超之說無復有省身克己之功視誠意格物爲善去惡之旨皆相鄙爲第二義漢宋諸儒之病政坐此

罪已責躬不可無亦不要長畱著胸中此真古人格

言也無論在上在下之人苟忽省檢之方則身心便  
沒收拾而一向局束拘繫亦非活潑之意此意吾人  
不可不深味之

君子之爲善小人之爲惡必與其類相通故歐陽脩  
朋黨論有曰進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僞朋進之退  
之雖在上而友道不可廢有如是矣近來俗習漸下  
初無道義之交所昵昵而款款者非勢利則偏私也  
交際之不慎如此尚何論事君以正乎

嘗於遣官祈雨之夜召見承史 教曰爲民祈雨一  
念憧憧瞻望雲霓不遑暇寐方欲坐待行禮之畢庸

寓躬禱之誠故特召諸臣以永今夕然雲煙漸散星  
漢昭回一霈終無意耶詩人所謂憂心如惓者正指  
今日予懷也仍教曰我朝立國與宋朝規模相似故  
前輩之於風俗人物每多比而論之宋朝相業當以  
何人爲眉目耶諸臣對曰恐當以韓范爲優矣教曰  
王朝呂夷簡則何如賤臣對曰呂蒙正致政居洛真  
宗過問諸子孰爲可用蒙正以夷簡對以此最被知  
遇又秉國成史稱有古大臣之度而但務收恩避怨  
以固權勢其人無足觀惟王朝之爲相天書一事雖  
不免譏議其終始一節多可予而少可貶主比於呂

言齊通和之卷五  
則似當以王爲優矣教曰如寇準者亦可謂當時名相而澶淵之役力沮衆議勸帝親征竟成雋功然此特僥倖耳若使當時萬一有皇朝土木之變則罪將安歸律之以古大臣體國之謨恐不無可議者矣史官尹行任對曰當時諸臣袖手沒策而獨賴寇準一人之力得以掃平強敵其功誠偉矣然親征決非輕舉之事如使古大臣處之未知果何如也教曰宋朝爲治專尚文教武克之不強最於歷代故根本虛耗夷狄侵擾畢竟高談濶步無賴於扶顛持危我朝之所當鑑戒者顧不在此歟大抵文武并用自古爲

難互相輸贏亦理之常何以則主之以寬大敦朴而濟之以發強剛毅文而不至於委靡武而不至於窮黷也夫禮樂之餘而不廢乎射御農桑之隙而不忘乎蒐狩冠玉黼黻之容而亦觀張弓挾矢之事從容揖遜之間而亦熟坐作進退之節此先聖王兩存不測之神化也予雖否德乃所願則在此將何術以致之咸作而對曰我殿下有是志矣志之不懈事苟有不從者乎旣而五鼓初傳夜色已闌而遙瞻暝靄間燎火晰晰於是乎享禮成乃命諸臣退出上嘗教賤臣曰近來朝廷事無一可意朝臣引接日

不過一二次機務酬應之餘靜坐看易頗覺灑然點檢今年無所施爲只看詳尚書義易夏秋之交閱京外獄案百許度全活居多所得亦自不些

嘗條下周易講義教賤臣曰易初非難解底物事其變化錯綜之理潔靜精微之妙雖非不學後生所敢窺而至於彖象大旨程傳本義可備叅看而今人厭於究索語到周易則皆稱曾不讀亦不以爲羞耻事良可慨然

陽無可盡之日故羣陰剥床之時有上九碩果之理物盛則必衰故五月一陰生每覽六十四卦於陽卦

則有盈成之懼於陰卦則有惕厲之效蓋亂極則思治而宴安豫泰之可畏故耳

易無思也無爲也易是箇無情底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者吉凶善惡隨事著見乃感而遂通占得一爻反觀諸身盡得這道理如坤之直方大不習無不利須看自家能直能方能大方能不習無不利凡皆類此

聖人作易只是仰觀俯察就天地萬物得來故說得有疎散處又有極綜密處此所謂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者也學者須大著心胸方可見天

地生物之心

易之象乾爲馬而乾卦專說龍坤卦言牝馬乾之諸爻皆言象而九三獨不言龍此等處皆不可強曉上嘗錄先王教令之屬於貽謨者彙成一書名曰羹墻錄朝夕觀省以寓見堯之慕又命故直提學鄭志儉就寶鑑中嘉言嘉謨另爲抄輯如太平要覽貞觀政要之例以門目之浩穰書久未就一日御珍藏閣奉閱列朝御製御筆得故叅判李世瑾所撰進聖朝羹墻錄四冊卽國朝公私見聞之分類記載者也卽召大臣閣臣教曰寶鑑卽編年之書此書卽分

類之書寶鑑撰成之後不可無表裏之書予每有意修述而未遑今此書與春邱時所撰羹墻錄書名亦偶同卿等退與二三能文之臣裒成一編以備小子紹述之資於是乎列聖朝憲章禮樂尤燦然咸備矣

上嘗引見大典通編典律通補校正諸臣諸臣以丙申後受教之可合式令者請載之原編增條教曰此是金石之典一時下教或慮有日後窒礙之端至於刑典一字一句實係人命殺活尤不可不審詳其載錄也

言原之利乃免五  
上嘗教賤臣曰平生無不可對人言者此司馬光之言也予平居未嘗與宦者官妾接 殿宮定省之餘惟對一二臣僚或討論書籍或酬接機務而初無不可對人言者近來筵話嚴秘故外人認以有不敢言不敢道者存焉近密之臣果能宣布此箇事理否本朝名賢中 孝廟朝鄭相太和 肅廟朝南相九萬契合最昭融曠絕其訐謨密勿多有國乘家狀之未顯載者南相衣履之樣尚流傳於宮中亦可見禮遇隆重也

上教銓官曰今日朝廷之百千病源專由於互對二字苟究其弊則孰主張是予以互對之弊前後飭諭於銓官者凡幾遭而爲銓官者初不欲悉心對揚一政二政依舊是前日様子近來宣傳官之必以疲殘不勝任者排比苟充予嘗痛之武弁之宣傳官雖或濫竽其害甚少至於文臣其關係世道顧何如而拘於數額之多寡每不免東西攬補名器由是而胥越公議由是而沸騰非但清顯之職爲然如閒漫沒緊之窠亦皆極意抽對甲若占此之首則乙必居彼之首此之副末若屬張三彼之首副便歸李四科白已定牢不可破不意激揚之地乃有此戲劇之舉不可

言齊通利不先王  
使聞於鄰國者政爲此準備語也惠郎窠額已令一切革祛此後須各明白淬勵毋踵前習也此非欲專舉一邊務歸偏重也要令公聽並觀賢者進而升之不肖者絀而退之使公器重而國體尊也予豈向卿等作色目說乎

銓郎之復設非予本意也盈庭崢嶸之議有難遽拂不得已勉從伊時筵教俱在記注且於通編亦以姑許羣請隨時沿革八字添錄於小註事涉銷刻姑不還罷而大抵銓郎復設後非但於世道無一半分裨益名器反以墜壞當之者不以銓郎自處見之者不

以銓郎待之如是而尚何望激揚人物聳動人心乎非但銓郎爲然亞三銓亦不如昔日長望時此後居銓者不足稱榮耀矣

掌令姜世綸正言申馥上疏論事 上優批嘉納教筵臣曰近來臺閣不聞箴警久矣今兩臺疏草草陳腐無足概意而猶賢於噤口故加意賜批此乃涓人買駿骨之意也

有司之臣請東宮柴炭貢價按例出給初命可之旋教曰既是常供宜無慳惜貢人輩亦云顯企則依數計給亦合順民情之道而厥數旣近十萬昔漢帝猶



惜百金况十萬乎此雖小事甚非惜福之意姑令止之

上嘗與掌財之臣論京外經用教曰古之名碩各有抱負各有規模有以文章道學而見用者有以經綸事業而著稱者朝廷之所以需用各隨其所能雖以政院日記觀之他日致遠之人自出入記注時已畱心廟謨上下酬酢頗能諦悉詳錄近來則不但道學文章之絕無可稱亦不以才諳事務自任自翰注新進時初不致意所謂錢穀也甲兵也不知爲何物如是而爲守宰爲方伯滾到廊廟之列其何以藉手展

布乎此真不爲也非不能也近來抄啓文臣皆年少聰敏其在成就之方政合兼習吏事矣

度支臣有抵罪者 上教筵臣曰 孝廟朝設閣禁中而以觀理名扁卽忘怒觀理之意也予每服膺聖訓每於威怒之難制時輒念觀理之義務從三思此雖欠於奮發磊落底氣像而盖寓欲並生哉之意也諸臣其體予苦心毋陷罪戾

是歲冬雷下責躬減饌之教教筵臣曰噉濡釀禍四字俄於絲綸已言之而今日朝象之板蕩職由於噉濡之太過釀禍云云此非有所指而言也毋論若東

言齊遺和卷五  
二十一  
若西之人皆罔之生幸耳如是而灾安得不生乎  
日食天變之大者也詩不云乎此日而微亦孔之醜  
雖在他時固宜恐懼修省而聞明年月正元日日有  
食之云三元之交乾文示警其在答陽之義益宜兢  
惕憧憧之心已切於未灾之時三舍之退方此祝之  
上嘗覽國朝野史至鄭汝立獄事教曰我朝專尚儒  
術而不軌之徒輒挾左道必以僧尼道士妖讖不經  
之事誑惑民衆汝立獄事亦然此盖由於正學漸熄  
而異端肆行也向年逆獄後頒下崇儒重道綸音誕  
告多方而伊後訛誤又如舊良可痛歎

丙午錄

今人多不讀禮凡有邦禮輒皆矇昧至於喪事俗習  
本厭凶禮平日尤不講究每於慎終之節多有錯漏  
之患可勝歎哉惟我先大王每當喪禮輒慥慥致  
慎纂成喪禮補編大小儀節靡不該載按而行之尤  
緊於五禮等冊子益仰大聖人作為出尋常萬萬  
矣

文孝世子薨逝日首命惠堂曰國典大小喪例有民  
賻緣予否德遭此禍變何心受此乎其勿封之意撥  
馬知委於諸道

言齊遺稿卷五  
體不正正不體之說已經先儒勘破而予於文孝之喪體正俱無所據喪制從春年明的無疑矣  
喪服皆有意義著衰戴經而下著白靴殊涉無稽况靴是胡制用於公服亦不雅豈合更用於喪制乎麻屨之制雖難猝復既有丙申已行之例自今斬衰用草鞋齊衰用麻鞋而自上所御則宜與朝臣所著稍異宮中尚有鞋樣此是唐制也其令尚方照此造進甕家之制工役甚鉅民多病之昔在先朝多有釐改者今予仰遵先朝遺意椽桷之用木處皆以竹代之費省而制緻其令該都監成出圖式著爲例

歲末停捧與分數停捧廟議每有甲乙之論而予則以分數停捧爲勝盖歲末停捧便成近例民不爲惠且臨歲頒令吏輒售奸窮戶貧族未免催科之苦豪鄉猾吏盡入停捧之中無寧早卽分數以除小民懸望之情

### 丁未錄

我朝禮樂文物本是中華制度今不必更求糟粕而今人多不務實競尚浮靡詩體筆畫強學唐樣甚至文房服飾之具耻用國中所產綺紈子弟靡然從之此不可不痛加裁抑至於明清文集及稗官雜記之

害尤難勝言士子必欲爲文六經諸子足矣浮夸不經之說適足以壞人心病文風害世道耳

奢侈之弊前已悉言而曾聞古之時朝士中豪奢者或有衣錦之人而餘皆不耻弊緼今則貧富一套轉相倣效羔裘之美不聞布被之譏日播此其害豈止於糜財而已哉近來堂下文武之綃袍尤是暴殄之一端纔令禁之而外此章服之華麗者自朝廷不可不先示導率矣

鞫廳請捕之人輒令再三盤覈於援告之囚明知有同叅之跡然後始許捉拿盖拷掠之下難責其情實若依囚招隨發緹騎則橫羅之患理所必至近來屢經大獄輒務曠蕩之典伊後雖未得龍蛇之化而解網之政不得不如此故也

壽齋遺稿卷之五

壽齋遺稿卷之六目錄

公車錄

疏 二首

辭奎章閣待教疏

乞暇疏

箋 四首

文孝世子冊封賀箋

課試計劃居魁錫馬謝箋

課講計劃居魁錫馬謝箋

親試三魁賜法鞍謝箋

文義

召對文義

別單

兩西暗行別單

壽齋遺稿卷之六目錄

壽齋遺稿卷之六

公車錄

延安李崑秀星瑞 著

疏

辭奎章閣待教疏 癸卯

伏以臣卽蒙駮一書生耳問其年則纔踰弱冠叩所  
學則全未通方僥倖一第實過始望尚庶幾謝跡榮  
塗專意學業謹守斯未信之義稍俟優而仕之期乃  
蒙 聖恩謬加寵拔戴花之新榮未幾簪筆之華啣  
遽叨昵陪香案衣被龍光每一筵退感愧交并又茲  
千萬匪意伏奉除命以臣爲奎章閣待教恩旨纔宣

書齋遺稿卷六  
御牌踵臨身在禁直逃遁無路悸恐章皇居然冒膺  
心神震越茫如夢寐手擎華誥歸見臣父榮動隣里  
感極闔門而第念內閣之任清切邃嚴身登奎壁之  
府職奉雲漢之章近密則地比喉司啓沃則責兼經  
幄歷數前後與是選居是官者指不多屈盖亦難慎  
之意也今忽使藐然懵然之一新進追隨諸彥之後  
翱翔華省之間則臣心之惶赧物議之嗤點姑舍是  
其於累 聖簡而玷官名何哉且藝文摛文俱是叅  
外極選而數旬之中左右兜攬雨露澤物之仁若偏  
臣身土木衣繡之譏有愧古人反復揣量無望蹲仍

而連值清齋今始自列文字煩瀆雖極僭猥言出於  
中實非假飾伏乞 聖明曲垂諒察亟命鐫改以重  
華選以安微分不勝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爾其勿辭察職

乞暇疏 甲辰

伏以臣自遭衰制久離直次仰懼義分俯牽情私進  
退兩難惶悶悲迫不避瀆擾之誅敢干閔覆之天跡  
涉僭猥采增死罪臣嘗伏聞藝苑故事左右史之凡  
有服制者無論朞功之別只許四日之暇臣之受服  
今已多日義當謁蹶趨入以供職事而顧臣情理有

萬萬悲切者臣父今年恰滿六十臣母則已周甲矣  
數年以來衰病轉甚雖平居無事之時飲食起處多  
不逮昔臣既身縻禁直未敢言私無他兄弟可以左  
右晨昏每一念至未嘗不怵然驚顧懼親年之漸暮  
歎子職之多曠也况今白首兩親纍然持衰叫叩穹  
壤氣息危綴凜凜有難支之形餐粥之供非臣則無  
以勸之哭擗之節非臣則無以扶之臣方夙宵悲惶  
五內如焚晷刻離捨其勢末由噫臣受恩如天圖報  
無階惟以長侍禁闈昵近耿光爲一分自效之義苟  
使臣父母年未甚衰又非喪禍震剝之時則烏烏之

情雖切犬馬之戀尤深豈敢以區區之私爲一日離  
違軒陛之計乎伏惟 聖朝以孝爲理廷臣之爲親  
祈懇者皆蒙體諒之恩今臣陳籲實非尋常請急之  
比則以 殿下至仁至慈豈無所以惻然而垂憐者  
乎臣抱茲至懇擬一鳴號卽者天牌儼臨於宿齋治  
疏之際茲敢隨詣闕外冒瀆崇聽伏乞 聖明天地  
父母俯賜閔察特許長暇俾臣得以隨便扶將安意  
救護焉至於內閣之任職務之繁非比翰苑有不可  
以緣臣私故許久瘳廢亦乞亟賜鑄改以安私分不  
勝萬幸



書苑選利之卷六  
答曰省疏具悉爾其勿辭察職

箋

文孝世子冊封內閣賀箋 甲辰

伏以紫宸膺百祿之道政騰萬明之頌青宮正貳尊  
之號聿覩豫建之儀歌播四重歡均億兆恭惟 主  
上殿下纘先鴻烈貽後燕謨奉至樂於 殿宮躬行  
曾閔煥成憲於堂構心法助華彌月叶虹流之辰冥  
佑既昭於錫胤太歲回龍飛之甲新休載篤於陞儲  
肆當開鶴邸之初益仰凝駿命之慶祥輝繞七章之  
繪瞻尺衣而拭眸熙運屬萬方之貞拚寶冊而延頸

猗 宗社泰磐之勢固仰周文之無憂若臣民咸戴  
之誠爭喜夏啓之繼聖伏念臣等光覲螭陛班忝龍  
圖瞻東闈之瑞暉欣忭自倍於邇列祝南山之遐壽  
蹈舞粗效於微忱

課試計畫居魁錫馬謝箋

伏以愧切得雋冠羣彥而裒然恩出貺心拚寵賚於  
駟者自天有隕行地莫如伏念臣之四六工叨二八  
選旬試月講幾煩 御墨之親評夏禮冬詩長幸文  
陛之昵侍屬課製總計於歲末而分畫偶多於榜中  
類泮宮試士之規通考十二朔高等同昕庭唱第之

日猥占第一人魏名雕蟲之小技方慚錫馬之上賞  
忽降宸陛傳唱價增數篇之蕪詞天廐牽來榮動千  
里之逸足將以激勸也縱仰涓人買骨之方不欲多  
上焉實愧孟反策馬之語龍光遍體鵷班聳瞻茲蓋  
伏遇 主上殿下化洽作人政懋慎賞乃文乃武煥  
賁飾於春臺作君作師咸陶鑄於化圃遂令駑質亦  
被鴻私臣敢不俯彈微誠仰答殊眷幸逢千一昌運  
均霑教不倦之恩願與二三諸僚粗效乘以謝之悃

課講計畫居魁錫馬謝箋

乙巳

伏以沐 聖化於三載才慚衆髦荷新榮於一頭恩

侈上駟自天有隕是日牽來伏念臣尺寸無稱頂踵  
皆賜身處禁闈久叨宋龍圖清銜學懽前經幸玷漢  
虎觀華選屬當講七書告訖猥忝通一歲居魁課業  
幸免於十寒罔非菁莪之樂育試畫偶冠於羣彥何  
安糠粃之在前無古人下墨帷之工每歎書自我自  
邁大庭唱黃甲之日竊媿去年今年方切哀然首之  
慚忽荷貺以心之渥畀之天廐之駿乘揀千里良副  
以文房之奇珍踰百朋錫 聖王懋愛頤之政蓋出  
激勸之方鹵才乏刮目之工詎合便蕃之寵龍光遍  
體鵷班增輝茲蓋伏遇 主上殿下以君居師若父

教子鳶魚飛躍多士待文王而興日月光華百工歌  
帝舜之德遂令駑質亦被鴻私臣敢不受言以蔽乘  
之而謝媿魚魯之謏學縱蔑稽古之譽同犬馬之微  
誠庶勉報主之願

親試三魁賜法鞍謝箋 丙午

伏以驢技已殫三魁四年之試猱鞍申錫一部八風  
之粧乘而造朝牽來是日伏念臣操觚小技簪筆邇  
班騷壇奪袍初非龍門高手華省持被濫叨鳳池清  
銜乃者八义手蕪詞哀然三居首巍等獎第增千金  
之價樣則拙於畫葫華袞踰百朋之珍恩屢遍於揚

糝冬詩夏禮之美多讓衆髦月課旬製之工罔非聖  
賜不料貺心之寵特賞織毛之鞍光添玉珂聳滿城  
之觀者香生羅帕豈稽古之力哉獎袴必蔽卽明主  
頻笑之意繁纓雖小亦古人愛惜之資堪詫馬上之  
榮光敢擬龍頭之妙選茲盖伏遇 主上殿下笙鏞  
賁治鳶魚作人樛葛本支之休第祿鼎至菁莪樂育  
之化多士賁興遂推洪恩亦被賤質臣敢不據鞍顧  
眄執轡愈恭蘭臺周旋感千載之殊遇花韉晉接俾  
此生之敢忘

文義

言苑選和卷六  
六十一  
召對文義  
癸卯二月十九日 上御誠正閣行召對講國朝寶鑑第七卷 上命諸臣輪讀玉堂陳文義訖 上曰閣臣亦陳文義賤臣曰謹按副提學周世鵬疏曰大學者帝王垂世立教之大典夫大學一書自天子至于庶人何莫非爲聖爲賢之模楷而至於帝王有挽回丕變之責做一分誠正之工有一分治平之效此所以帝王之學異於匹庶之學苟能真積於典學上則使域內含生之倫皆可以爲俊乂將有時雍協和之美三代可四上古爲今豈不休哉伏願深畱 聖

意於典學之工 上曰好矣

二十一日 上御誠正閣行召對講國朝寶鑑第七卷賤臣曰 明宗朝試士太學以惜寸陰箴爲題猗歟盛哉夫以大禹之聖猶勉惜寸陰之工我 聖上萬幾之暇孜孜勤學固無容仰勉而履羶之上每惜分陰之虛過必法 聖祖命題之意是區區之望然竊覲 殿下內無聲色之娛外無狗馬之翫而早夜不懈者惟書冊上用工匠釋褐以後出入香案每見殿下之勤學誠不勝欽聳感歎而夷考功化之及於事爲則世道日下人心日渝小康之治尚矣退計光

言齊通和才卷六  
十一  
御之初不啻有十漸之歎如臣愚昧尚知如此况草  
野有識之士謂今時當如何也大抵勞而無功泛而  
不切古人所深戒苟於頭腦處大加工焉外此細務  
疎節一並刊落而濶略爲學期至聖人爲治期至唐  
虞一念兢兢勿忘勿助幽獨之中念念於慎獨之工  
惟以工不進學不至治不隆教不明爲慥慥用力之  
方則雖不欲惜分陰得乎今因文義且勤俯詢敢隨  
諸臣之後略陳區區衷赤伏望留意 上曰爾言切  
實當體念矣

二十三日 上御觀物軒行召對講國朝寶鑑第七

卷賤臣曰此編全載名賢輩出左右匡弼之辭人才  
之彬蔚於斯爲盛 列聖朝培養之效猗歟休哉見  
今士風雖不如古惟在導率之如何伏願益加搜訪  
振作興起期見野無遺逸之休焉 上曰好矣

乙巳四月初七日 上御誠正閣行召對講心經賤  
臣曰心經一篇動引聖經賢傳及古人格言至訣裒  
輯成書而逐段附註逐章圖解使學者易曉而近思  
誠萬世後學之表準也開卷第一義以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爲宗旨此卽堯舜禹相  
傳之心法也次章又以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以明上

言齊通利方卷六  
章之旨此即中庸之戒慎恐懼也蓋此二章相為表裏若無痛下慎獨之工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終無以極高明而致廣大禮曰無不敬又曰王敬作所伏願以主敬二字為執中之本焉 上曰所陳好矣  
十二日 上御誠正閣行召對講心經賤臣曰此云自成童至入學不撤琴瑟玉不去身者備言蒙養之方也匹庶教子之術如是其勤摯以至日用左右之物亦莫不靜好况帝王家教導之方乎顧今 王世子邸下睿質天成雖未及就傳入學之齡而知思日開諭教宜早凡於遇物之際益勉躬教之方是臣區

區之望也 上曰所奏甚好矣

別單

兩西暗行別單 丁未

臣入海西境後自峽而海自海而峽又兩次往來於平山府東西十數州幾皆周遍凡係道內民情民瘼幾皆領略別無大弊之不可不趁今釐革者是白獨乎矣金川郡大小南面新設訓局屯若一日不撤則貽一日之害二日不撤則有二日之憂輒敢論列于左白鳥乎臣自入關西境沿路所經各邑凡係民隱悉心探訪則為弊之端不一而足而或有瑣細不足煩 上

聞者或有自下可以矯革者出道後輒言于本邑守宰使之赴卽矯革是白臣之足跡所未到及耳目所未接處則雖未知更有何弊而大要一路通患其目有四輒敢逐段條列尾附淺見以備睿裁為白金川郡大南面小南面有宗親府司圍署折受火田而逆復爲訓將時換設訓屯於本面貽害民邑不一其端是白凡加耕執卜之法例皆隨起收稅本屯之屬該府該署時亦踏驗土品較量年事酌定應納之數故民皆樂赴少無弊端矣自屬該營之後不顧陳起之虛實又不分年穀之豐歉一番執起有加無減甚

至於有文券民田亦謂之挾起差送屯監威喝操縱少有稱冤之民推捉鞭撻罔有紀極此其爲弊之一也白峙鎮牙兵例以本面閑丁隨闕填充而托名屯案之民該邑該鎮雖有闕額不敢舉論不得不分疤於各面兩面所當之軍役今則十三面替當此其爲弊之二也所謂募民皆是東西烏合之輩募入之後煙役身役一例勿侵故豪悍閑雜之類視如樂土聞風全集元居民人少拂其意則訐訴該營必逞憾而後已一境嗷嗷如逢亂離而本道營邑亦莫敢誰何此其爲弊之三也凡此三弊卽舉其最尤甚者而至

於募民一事最為隱憂是白本郡介在畿海之間而  
 本面距本郡近為七八十里遠過百餘里絕峽荒村  
 官令之所不及而今為逋民淵藪竊發之患種種有  
 之近來諸道活雉軍之處處橫行同一類也上項屯  
 民之弊視此還屬細事謀國之地若果深念則些少  
 軍食之艱恐不宜暇顧是白臣於潛行時詳聞此弊  
 出道後大小民人十百成羣涕泣來訴曰訓屯若不  
 罷則民將渙散斯速上聞還屬兩衙門則可以支保  
是如乙仍于面面慰諭俾各莫居是白隱憂既若此眾願  
 又如此今若如前還屬則上所云三大弊將不期祛

而自祛是白又若拘於京營形勢有難續續變通則  
 一依各官房各衙門折受例自本官執起收稅定色  
 吏上納亟罷別將差送之舉屯民募入之弊則在該  
 營無少損在本郡省大瘼是白趨即釐革恐不可已  
是白勅庫為弊兩西同然而列邑守令典守不謹雖  
 以已現發者言之海西之豐川應留錢為一千七百  
 四十兩而時在只是三百餘兩關西之定州應留錢  
 為二千兩而時在只是一百九十兩蓋由於歛散不  
 均漸致耗縮二勅需留庫本不如數儲留監色作為  
 私橐吏民視以卧債流來逋欠誠有莫可收拾之慮



甚至為守令者恣意犯用臣於數邑執頃之後列邑  
 舉皆東西稱貸苟免目前之生梗而其能如式恒留  
 有未可必未經諸邑亦可以推知事之寒心莫此為  
 甚是白所謂支勅時富民都監段抄出境內居民之  
 稍饒者勒差都監使之擔當責應及夫支勅之後營  
 門會減之數不足以相當則該守令初不從他補給  
 使該監全數充納一經勅監無不傾家破產轉而至  
 於徵隣徵族富民貧民俱受其困將無以奠居國體  
 之苟簡容有極哉謂宜嚴飭兩道庫儲之虛留者使  
 之趨即徵捧如數充上後道臣之春秋巡審時邑邑

反閱著以為常則斂散之節典守之方似不至如今  
 日之蕩然是白若其支勅之需尚無一定之規競務  
 豐侈轉相倣效守令負債多則近千少不下數百既  
 不能捐廩而補債則畢竟侵民理所必至叅酌磨鍊  
 宜有定式是白富民都監差出之例為先嚴加禁斷  
 每當遠接使伴送使下去時先察此一欸如有犯者  
 該守令及不飭之道臣隨現重勘則宜不敢如前襲  
 謬是白苟如是則公貨庶無耗失之弊生民可免侵  
 虐之苦目下揀弊無出於此令廟堂申飭兩道期有  
 實效恐合事宜是白關西之民庫即海西關東之詳

定庫二南之大同庫也如守宰迎送時夫刷馬價及  
營納雜種等價皆從民庫出比來物價不齊比諸定  
式或多增加說不亦不無憑公濫下之數臣謹遵  
聖教柱邑及歷路數三大邑限五年溯考磨勘件則  
營門磨勘件之外又有所謂邑上件者假如營門磨  
勘用下之數為一千兩而邑上件則為二千兩之多  
是白為守令者諉以公下無意補給一年二年轉成  
鬼錄此實道內諸邑之通患也若不及今變通則前  
頭之弊有不可勝言蓋此各邑民庫之當初設置也  
量其所捧計其所出必使彼此相當初無不足之患

而其後用度無節別下層生又從以吏緣為奸從中  
濫下今至於莫可收拾之境是白第其一分矯揉之  
策上所陳年久鬼錄者一併蕩滌後邑上件之謬習  
永為革罷是白以其一年應捧之數俾為一年用下  
之資而明定其用下條件成出節目無敢違越是白  
所謂用下條件段先令監兵營就其各樣卜定中不  
得不取用者外不緊名色并為減罷然後各邑操切  
之方庶有成效是白還穀糶糶時大小米雖許相代  
而本道則每當番農失稔之歲輒以小米代捧故大  
米漸縮小米漸加以其最多處而言之定州之元還

大米已還分外時留庫四萬一百餘石內小米代留  
 為三萬五千二百餘石至於永柔肅川等數邑段方  
 以還穀中大米之夥多請作小米是白此外小米豆  
 太之以皮雜穀折米代留幾乎邑邑皆然而清北諸  
 邑最為尤甚雖無朝令隨其貴賤任自代捧甚至有  
 單代捧之弊以此之故名色相左穀簿紊雜雖有一  
 二邑守宰方留意於還作本色而積年流弊亦難責  
 一朝矯揉是白臣雖不能逐邑反閱而餉穀體重有  
 不可一任其襲謬申飭道臣穀名相左處定其年限  
 使之次次還作本色至如大米夥多處亦即從長變

通恐合事宜是白關西軍丁之弊誠為一道之巨瘼

臣於潛行時細探則虛伍之弊無邑不然出道後牒  
 訴繁委者大半因疊役一事以此益知為弊之滋甚  
 而實之方便可採之要是白本道民戶校鄉吏奴並  
 計為二十九萬九千五百餘戶而軍摠合為三十六  
 萬六千三百餘名雖使戶出一丁軍加於戶已是六  
 萬六千八百有奇軍額之難充可以推知疊役虛名  
 職由於此里代定之外又有隣代定族代定之法一  
 里所納之布不知為幾十名每當收布之時鞭撻徵  
 督急於催科雖在樂歲舉懷荷擔脫有不虞誰將負

羽矯揉之方實無他策而既承具意見陳聞之命  
故如對道臣守宰輒先訪此弊則或言戶布一款可  
採目前道內一二邑亦有已行者云而新法初行在  
所難慎則非但於未試之邑不可輕議雖以已行之  
邑言之儒鄉輩之初無身役者一自戶布初始之後  
苦於混同應役舉切革罷之願諭不假使行之無弊  
布則有之軍將安出叅之聞見揆以事理則閑丁搜  
括最似易行而無弊是白大抵西俗多不守分退校  
老卒之兒皆懷挾冊之計邊塞鎮堡之人絕無操弓  
之類家產稍饒者百計行賂或陞鄉或陞校一經校

鄉數世免役如是之故閑丁日縮小民偏困今若汰  
櫛校院餘額嚴防濫陞圖差之弊則一里可得五六  
良丁一坊可得數十良丁以此代彼庶不至於如前  
虛伍此不足爲永久蘇革之道而或不無一分矯揉  
之效是白至於京各司勿侵之關殆無限節易致有  
夤緣隱匿之端此亦量宜操切恐在不已並令廟堂  
嚴飭京外實合事宜是白

壽齋遺稿卷之六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right column.

壽齋遺稿卷之七目錄

拾遺錄

詩七首

與諸兄弟春遊 貞陵分韻落花遊絲白日靜鳴

鳩乳燕青春深得春字

實錄奉安之行過原營次監司再從氏韻

金城道中次東伯再從氏韻贈東翁

翠屏臺聯句

長安寺聯句

九九臺九日聯句

次韻

表私作  
三首

擬唐十八學士謝賜春夜宴表

擬宋寇準謝使人視所為諭以準如是朕復何憂表

擬黃帝羣臣賀作舟車以濟不通表

箋二首

大殿正朝賀箋代家大人作

王大妃殿加上尊號賀箋代家大人作

疏二首

辭奎章閣提學疏代家大人作

辭咸鏡監司疏代家大人作

書十三首

上家大人

又

與再從氏察理使時秀

與再從兄承旨時秀

與內閣諸公

與李校理鼎運

與抄啓諸僚

言齊遺和才

與徐汝中 龍輔

與館伴

與徐汝成 鼎修

與春坊諸僚

與李直閣 秉模

與李士寬 敬五

序 一首

春秋館形止案序

祭文 三首

祭外舅徐公文

祭外姑李夫人文 代家大人作

祭三姊淑人文 代家大人作

言齊遺和才

目錄

三一

壽齋遺稿卷之七日錄

壽齋遺稿卷之七

拾遺錄

延安李崑秀星瑞 著

詩

與諸兄弟春遊 貞陵分韻落花遊絲白日

靜鳴鳩乳鷺青春深得春字 己亥

仙陵移洛社聊與送殘春雲際有僧舍林間無俗人  
溪肥憐窈窕花謝惜紛纒此會成真率聯詩樂意均

實錄奉安之行過原營次監司再從氏韻 己巳

官燭三宵到漏殘危欄徙倚露華寒桐鄉小會 君

恩重石室前期客意闌畫舫乍疑天上坐仙岑猶似



霧中看明朝更向重關路別曲休歌蜀道難

附原韻

穉可

匝席笙歌燭跋殘小塘微雨作輕寒來尋先蹟逢  
秋晚坐說君恩到夜闌蓬閣月中成一笑楓岑  
霜後待重看桐鄉邂逅聯花樹此會堪誇具二難

金城道中次東伯再從氏韻贈東翁

閱盡悲歡六十霜翁雖髮白體猶強殊鄉甲日仍宗  
會官酒何妨作醉觴

翠屏臺聯句乙未

峽江春漲綠玻璃家大十里芳洲信馬蹄翠壁周遭

浮上下

柳燦

雜花濃淡見高低清流曲曲縈迴渚

景平

愈德

垂柳陰陰遠近堤老石參差奇骨露

朴宗羽

遙

山橫斷翠眉齊境清漸覺仙區近

再從兄

地僻端宜

野客棲斷壁中窪成翠釜

三從兄

疊屏傍繞綴瑤笄

游魚戲水窺歌席

從兄

鳴鳧催春喚饁蛙几案平臨

千尺岸

崑

筇鞋遙指百川梯萍鄉小會移東社

家大

花牒幽期自北溪太守清遊滁上放

景

友生佳約谷

中啼同來幾日今為最

德

未到三山此可題一笛風

吹江瀨轉

甫儀

八簪春照野樽携仙緣未可尋常了

時

絕境終須分寸躋柳暗花明纔白鷺

英

灘鳴峽束忽

黃驪東風鱖上桃花浪秀洛細雨驢衝燕子泥松老遺  
 詞心已爽秀崑花川一逕興全迷新豐樹裏行人度家大  
 人躑躅花間匹馬嘶萬二遊從今日始景明海山佳處  
 永郎提仙源咫尺無多路德允元氣淋漓不識倪飽看  
 蓬萊須再到甫儀終教此地擅淮西秀時

長安寺聯句

四月長安寺陰崖尚有冰家大白頭關外客青眼洛  
 東明柳煥柳煥兄弟他鄉酒樓臺今夜燈明客心方渺渺  
 佛火自層層德允玉鏡乘晴約禪鍾待曉興甫儀登高憶  
 諸弟入定伴閒僧秀時洩瀨流何急危巖勢欲騰秀英窻

含雲氣濕樓瞰日輪昇秀洛棋局三更響花籌一客增  
 秀遊從翠屏始詩在畫欄憑家大柳逕同尋屐蒲團  
 味說楞景文循檐携桂影題石拂苔稜景明手杖吾猶倦  
 肩輿僧可矜德允山谿懸古磴人跡出危藤甫儀簷缺踈  
 星見林深宿雨仍秀時興隨眠渚鷺心似脫縑鷹秀英花  
 發看疑繡溪明淨似綾秀洛筇鞋無歇日笙鶴隱中陵  
 崑流水心無競層崖脚未能家大清遊真不負詩軸  
 字如蠅景文

九九臺九日聯句

聯翩花樹屬清秋再從叔恩許名區四印遊始覺天

臺在嶺岳須彌洞○乙巳

荒靈塔外族叔翻驚鬼秘曲潭頭神仙若有吾真是  
再從兄洞府初開客過不再宿長安今十載星瑞茱萸  
時節更登樓眉仲

次韻

海客來尋山寺秋萬千峰下九筇遊龍潭白石欣呈  
矚駱社紅萸擬挿頭別意偏知三夜促後期那待十  
年不恭聞是日 离筵闕欲望京華更上樓

表私作

擬唐十八學士謝賜春夜宴表

聯步趨丹陛恒切日贊之忱稱觴登御筵猥蒙夜宴

之渥三春盛會百年昇平伏念臣等秦府舊僚賢館  
華選瀛洲忝十八之列濫竊登仙之榮周廷愧三千  
之賢實無同德之譽徒幸遭際之盛焉有啓沃之姿  
顧以豹直持被之蹤每荷龍樓虛席之寵玉燭之春  
詔曾草政覺地分之甚清金蓮之夜召頻承獲瞻天  
顏之有喜三番宿直堪詫儒者之至榮四時清遊皆  
出吾君之攸賜屬當禁苑報春之節舉懷華筵卜夜  
之心上林之花影方濃難禁賞春之興西省之月色  
初滿謾詠湛露之章如此夜何縱思今夕之盡樂惟  
莫春者敢望一日之賜遊不圖楓宸之殊恩遂成鑿

坡之勝會曲苑春晚纔驚玉趾之親臨華堂夜闌更  
許金貂之列侍蓋謂晉講之日未暇芳辰之恣探故  
今需飲之音特借通宵之設宴是謂千載一日將見  
四座同春勻天之樂初頒敢當鍾鼓之宴饗楚宮之  
醴乍醉直成文酒之團察聽漏直廬幾歎良夜之虛  
過看花禁禦咸願一春之長留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貞觀年間太平天下康衢日月已見文物之作興虞  
殿風雲每紆臣隣之晉接遂推異渥亦及賤姿臣等  
敢不夙夜在公昕夕納誨三晝討論縱愧青瑣之廁  
班一時恩榮庶效春臺之贊化

擬宋寇準謝使人視所爲諭以準如是朕復

何憂表

輒以醇醪飲愧蔑制敵之方乃從博徒遊猥荷忘憂  
之諭恃而不恐得乎其專伏念臣霖雨職叨風雲契  
重孤舟野渡虛竊濟時之譽巨壑高山安有鎮物之  
量敢曰緩急之可仗惟知休戚之與同屬虜騎方貽  
宸憂而微臣徒事飲博澶州之鑿輿遠動政屬敵王  
愾之時咸陽之檣蒲相娛實有無已康之歎東山賭  
墅敢效安石之占閑北城彈琴只是丞相之有思方  
甘十日沉酣之罪忽驚九重覬視之音北門之托一

埤謂應廟謨之區劃譙樓之居密覲至勤天使之來臨能復飲乎縱無諸敵之足慮知夫博矣恐益至尊之獨勞不圖使者回奏之餘特降中宸獎諭之眷有臣如此尚容日夕之引杯知吾無憂何妨乙丙之寬枕蓋今遊飲之無節可占辨敵之才故謂付托之得人庸侈弛慮之教寧貽如有憂之歎實感居視爲之恩籌策克勤於揣摩尚難主憂之快釋杯觴太涉於整暇有何重寄之不孤四郊之煙塵未平豈敢戎謨之少忽孤城之月暈方急惟望聖志之益強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將多前功大有爲主無疆休惟恤每軫

宵旰之憂勤有亂臣同治恒思上下之勉勵遂推非常之眷亦及無似之姿臣敢不仰荷隆私俯竭微悃推枰決議縱愧張華之智謀取檣投江庶殫陶侃之忠節

擬黃帝羣臣賀作舟車以濟不通表

垂衣裳無爲德洽天下作舟車以濟利被域中通其不通發前未發洪惟我后則中央色作指南車膺瑤圖而凝休來麟儀鳳撫銅渾而觀化象地摸天第今土居穴處之辰迄無山梯海航之制臨渡失杭一葦之勢焉能利涉大川行陸昧猗重較之規未見終踰

絕險關山難越誰非失路之人河流莫憑實有望洋  
之歎肆我大有爲主深軫旣濟斯民汎流之栢不行  
政切何以舟之思寘河之檀斯美詎無員于輻之方  
羣生無知寧使深則厲而淺則揭神機默運將見水  
有舟而陸有車果然取羲象之餘聿見濟蚩氓之效  
施工理楫方其外而虛中梓匠斲輪文厥茵而暢轂  
盖其三元之初闢制作未遑故今二噐之創成拯濟  
有術舟楫之利斯博車書之同可期自三皇以來久  
未通涉嗟大聖所作迥出尋常熟路之輕車如流我  
任我輦風波之片帆無恙載汎載浮伏念臣等俱以  
驚姿幸際鴻運以舟爲喻縱愧作楫之譽我車旣攻  
庶贊同軌之化

箋

大殿正朝賀箋

代家大人  
作○甲辰

邦運啓一清之期天道佑德時序屬三陽之始聖人  
體元協氣載新歡聲普洽恭惟 主上殿下小心寅  
畏至治馨香前星耀輝甲觀有重離之慶騰雪呈瑞  
丙枕無嗣歲之憂屬當堯元載月正之辰益膺周天  
保日升之頌伏念臣西塞周歲北闕寸心班阻嵩呼  
夢回待漏之院誠切華祝身上望京之樓

王大妃殿加上尊號賀箋代家大人作○丁未

王章著懲毖之方快除虞苗周狁 慈切舉掄揚之

典爰符漢明宋宣二字闡徽八方同慶恭惟 皇上

殿下恭已南面養志 東朝寢廟勤展省之誠元月

戒蹕 殿宮奉融洩之樂萬年稱觴茲當縟儀賁飾

之辰咸仰國勢泰磐之美伏念臣出自秘閣猥忝分

司剖竹西京幾切報涓之志拜箋北闕粗效呼嵩之

忱

疏

辭奎章閣提學疏代家大人作○丙午

伏以臣於千萬夢想之外忽伏奉內閣除命退自前  
席滿心兢惶牙牌嚴召事體有別雖不得不顛倒出  
肅而駭赧震懍通宵靡措噫是職也即有宋之龍圖  
皇明之文淵也惟我 聖上追兩朝之故事創一代  
之新制玉籤緝帙煥然為天球弘璧之府地分則至  
清切遴選則至嚴峻邇來十年之間前後膺是任者  
僅為數十而今忽以衰疲如臣空疎如臣者遽然充  
擬不少難慎雖特達之知銘結心腑榮耀之渥淪浹  
肌髓而不衷之譏過分之懼其於玷名器而駭聽聞  
何哉且臣竊有私心之萬萬兢惕者自設此職以來

臣之兄弟父子三人相繼一時並據寵榮已極門闈  
太盛休焉反顧如集于木假使臣才猷望實粗有可  
堪猶當固守逡巡之義少存滿盈之戒况臣之衰疲  
空疎如上所陳者乎今若憑恃寵靈因仍踳據則必  
將累則哲之明而招冒進之災臣雖無狀豈爲是哉  
茲敢畢瀝肝血猥溷崇聽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察  
臣所懇出於忱曲特加憐憫亟賜鑄改俾公器重而  
私分安不勝萬幸

辭咸鏡監司疏

代家大人  
作。丁未

伏以禮展 陵園睿慕克伸試兼文武羣情咸聳日

吉辰良天蹕穩旋區區下忱實不勝歡抃之至臣之  
待罪松營恰過半載徒費廩祿一無猷爲各庫烏有  
百弊蝟興官府殆不成樣軍民舉懷渙散而臣乃雍  
容坐視一味尸素日夕愧懼惟重譴是竢乃於赴班  
上來之際忽伏奉北藩移除之命臣誠驚惶震懍莫  
省其何以致此也噫居畱閒任也而臣之不事事已  
如此况此鎖鑰之重非比諸路邑鎮新換規模猶屬  
草創凋瘵未蘇年穀又欠豐穰此時此任必須通材  
鍊手方可以庶卒成績無負重寄而乃以如臣之已  
試蔑效者苟然充授不少難慎臣雖欲憑恃寵靈殫



竭驅策畢竟債誤又將如松之爲臣身狼狽雖不足恤其於辱 聖簡而來物議何哉臣受恩如天圖報無地前後六節榮耀已極環視在廷殆無與比感激趨赴卽是常情顧何敢張皇辭異目甘不誠之歸而衰邁轉甚神精益耗尋常簿書猶多顛錯一路重任決知無堪承之望若其過福之災踰分之懼猶未敢費辭自引也惟其納符體重雖已章皇出肅而反復揣量終難冒赴茲敢略控短顛悉暴衷懇伏乞 天地父母俯垂愍察亟賜遞改俾重藩無曠賤分獲安不勝幸甚

書

上家大人

昨於營撥之來伏承下書伏審霜風體候萬安伏喜萬萬前後在途上書果一一下覽耶子無撓到此地再明可得拜謁實欲飛度而最是戀結之忱終難按住北望南來之句果指子今日道也到鳳更當上書不備白

又

來後未承安問慕鬱方切卽於夜中伏承下書伏審夜間諸節益勝伏慰伏慰子歸家放心百骸俱痛兼

言齊遺利卷十  
得感噉方此委卧數日間姑無以赴公持被伏悶旱  
氣比酷落下井泉在在斷涸昨夜已設初次祈雨而  
冥應漠然憂悶萬萬京中既已設行則外方未得雨  
處當鱗次設行只狀聞設行恐無疑矣禮吏答通不  
分明而更無赳赳之端矣畿內辭說非比近年騷屑  
日前陽智墓奴來納祭器而去仁富南水之間老少  
奔波官長莫可禁遏隋城宰亦罔夜還官又有闕外  
告變之人方令兵曹查問云此非尋常看過處必有  
嘯聚誑惑之賊徒 聖心極驚動而回顧朝端無一  
可恃摺紳則惟知傾軋儒生則徒逞客氣憂虞誠罔

涯矣此時京外各營不可示戒嚴之色而亦不可不  
畱心訶察行次姑爲限晦間遲之更待洛下所聞之  
妥帖如何卽今貌樣則奇奇怪怪士夫家往往有避  
亂之議云耳別單已回啓姑未判下而別無見格者  
金川屯還屬兩衙門極幸極幸獄案尚未及議讞云  
耳不備白

與再從兄察理使 時秀

禁中奉別尚今惘然此豈但別懷也以所幹之至重  
至大尤耿耿不暫釋耳昨日果抵平丘而在途能免  
沾濕耶明當未午到原營諸囚已押來盤問無等待

言苑通利卷十一  
十一  
之弊耶事事都在述者非遠外所可貢愚而但發捕  
一事有無論朝官士庶先發捕後狀聞之 命此是  
專任之 聖意而此事尤至重至大鞫廳所議啓之  
事任其自斷則此已萬萬惶悚而如是之際自有蔓  
延之慮此一欵必須十分爛商如有可東可西之類  
必勿輕先發捕即即狀啓如何姑不備

與再從兄承旨

時秀

一出都門家國已渺然瞻望悵黯懷事不能定連拜  
下書稍用慰豁致祭之 命感祝萬萬未知何日當  
設行耶弟非不困憊而周覽山川心界稍覺開朗神  
氣之委蕪比在家時似稍勝或冀有利稅之望耳但  
前路渺茫愁悶愁悶臨發略此不備

與內閣諸公

臘雪釀寒此時僉仙履若何即接本閣殿最檢書朴  
君居士未知因何事示警耶八字論斷果稱其人恨  
不移此綜核手段於嶺湖諸藩也近昏略候不備

與李校理

鼎運

夜謝綾被萬穩昨夜所蒙恩遇即鑿坡至榮 御製  
及賡詩既命刊揭而嘗閱國朝故事玉堂官夜對宣  
醞輒奉箋稱謝鄙等荷被豈比宣醞而已乎謝箋恐

言齋遺稿卷一  
不容遲緩矣若以上箋爲定則伊夜登筵閣臣亦當  
聯名實有托名之幸矣少選當進先此不備

與抄啓諸寮

鎮日講製鎮日源源而不知爲慰事過之後始覺依  
悵夜間僉履若何昨日吾輩榮光迥出尋常乘廐馬  
持三牌歸家恰似唱第初日儘書生至願也申姜兩  
僚何當作覲行否不備

與徐汝中

龍輔

阻奉莫若近日悵何可言卽候日間斗寒令候益勝  
煖埃安坐近做何業吾輩早竊科第恨不多讀古人

書若迨此年光未暮時讀破數軸牙籤非但優優煥  
猷其於臨大事施爲展布必有燭照而龜鑑者顧此  
簪筆禁直姑未暇生意而如令者豈可徒送光陰耶  
適閒漫不宣

與館伴

日吉辰良封勅順成每當慶禮天宇澄朗蹈忭之忱  
不勝千萬夜回台體若何聞遠接使所傳則副勅頗  
解筆法云昔我先祖月沙公在賓館與熊天使唱和  
積成卷軸亦載於皇華集清人與華使有異雖不宜  
開心對討如筆翰文墨之往來投索不害爲覘國之

要絹紙一本或可乘隙受寫否慎勿令轉還也不備

與徐汝成 鼎修

夜謝令候益勝陞試已出令耶向因權玉堂疏辭有  
開納之 批大抵陞試之爲今日弊久矣前後居此  
任者不能悉心對揚躁競成習物色先定甚非治世  
美事也邇來政注之左右安排已非平物情之道况  
士者國之元氣也既居教胄之地名以勸獎而勸獎  
不以其道耶若不亟祛此習則恐無以定士趨榜眼  
之出方此拭目耳弟於茲事常所慨咄聞令有除命  
茲以奉誦耳不備

與春坊諸寮

同是禁直而聲光落落與聖甫士寬諸益終日說津  
津到那邊也床書壺籌足供雷肆清致而時與桂坊  
老僚執經問難否吾輩職雖卑亦任輔導之責若無  
常日講究則挾策登筵有何資輔之益耶須先取孝  
經論語等篇趁此閑講前浹洽覽誦如何慎簡官僚  
卽目下急務如僉兄博議旣膺是選豈容徒侈一條  
官銜而止哉更望毋孤此意不備

與李直學 秉模

朝已赴公否今日卽課試出題日也以何題書入耶

試官課題每以太凡常無滋味者書入舉子輩皆有  
嘲侮之意今番則必廣考書籍極揀以入爲好不備

與李士寬敬五

春序向闌瞻誦益勤卽伏承惠札謹審辰下爲政動  
止清重區區不任慰荷賑事方至何境而果無一民  
捐瘠否執事曾從近列求芻之責宜倍他人如何如  
何萊伯叔主衰年邊綬甚非得計而嶺外花會亦是  
勝緣果迎拜於永嘉沒雲之間耶戚下侍事無他而  
搬移在卽日覺擾汨奈何俯惠詩箋多荷珍貺而所  
愧無詩也餘畱更候不備

序

春秋館形止案序

史閣之有形止案古也藏之必謹則識之必詳識之  
必詳則傳之必永蓋不惟致其尊閣靡是則將無以  
攷據故耳不佞忝叨秉筆三載于茲嘗承命往外史  
閣者鼎足再五臺一閣輒有形止案該載閣中藏弃  
之日卷末書史臣姓啣其嚴且謹蓋如此矣近閱本  
館書籍偶索形止案館吏曰無曰烏乎無曰未遑也  
噫此豈可以未遑者哉是閣也金匱玉牒之所妥安  
也宸章寶墨之所照映也漢之東觀唐之秘府尚

矣莫論夫豈可以存於諸史閣者而獨闕於本閣乎  
悚職事之久曠懼典守之多疎謀諸館僚彙成是書  
上目實錄謨訓旁及儀軌書籍秩秩分錄間付閑籤  
以備隨奉隨錄於是乎天祿石渠之藏始可以一開  
卷瞭焉豈敢曰修其未遑乎庸使後之居是職者便  
於攷據云爾

祭文

祭外舅徐公文 丁未

年月日延安李崑秀謹具菲薄之奠昭告于外舅徐  
公之靈曰惟公簡淡其性貞介其姿夙襲家訓飾以

文辭清時冠冕士友咸推棲遲蔭宦豈公素期然猶  
不克所值者時憂隨病深命與身巖公實固窮處之  
怡怡衡門泌水樂而無飢左提右挈課書誦詩每一  
拜公如挹蘭芝親疎賢愚咸服令儀非有素守曷云  
能斯余贅公門十四年茲獎勵期勉不我遐遺及我  
釋褐勛以良規道之出處理之盛衰銘佩在心何日  
忘之舅甥之情寔兼嚴師邇來奔走盖多睽離有時  
趨晤笑容可知城東下馬稍慰我思豈意无妄竟至  
難醫易箒前夕執手遲遲允矣愷悌遐不期願孤兒  
孱孱行路亦洩不食之報庶有來施遠日已卜祖輶

將移陳辭洩哀淚垂如絲悠悠此訣曷其有涯伏惟  
尊靈尚歆一卮尚饗

祭外姑李夫人文

代家大人作

年月日外甥延安李某謹具菲薄之奠告于外姑恭  
人月城李氏之靈曰嗚呼余觀彤史炳烺徽規淑德  
懿行每鍾名支婉婉姆教肅恭婦儀夷考報施率多  
舛離或乏胤嗣或飽窮崎茫茫此理從古所疑惟我  
恭人女中賢師齊莊靜穆維德之基自處甥館五紀  
于茲眷愛夙偏箴誨日滋造次話語不違書詩溯論  
逞昔理亂興衰兼評人物賢邪愚知家庭所染一一

秤錘余年方盛勛以有為幸免墻面益信管窺凡有  
質問若理棼絲達識超見其應如著嗟嗟恭人何福  
不宜難諶者天偏經百罹乳乳晝燭而又無見家既  
崩落手續忘疲蘋蘩之奉潔誠馨粢睦嫺之行自功  
暨總僕婢齊整若朝廷治率是勤儉門戶以持教子  
承家有孫舍飴貞簡之祀賴而不隳曷不簪笏廊廟  
端委鰲翁肖孫必大門楣歸然閨閣嘉則永詒宗黨  
所慶惟是期頤天之祐善亶在乎斯曩歲在壬余疾  
瀕危邀余撫余惠以良醫投之藥物時其粥糜以痊  
以安至于皓眉自余仕宦日涉險巇無挾而恃儘愚



且癡床下之拜語輒移時禁余躁妄指世澆漓名塗  
歛跡歲寒爲期尤悔多端尚堪思惟名藩大府一無  
干私恩深報淺惟有忸怩劬余子女邁于其慈未寒  
而衣哺不待飢良辰迎奉以供悅怡涉我松扉花影  
參差小子前導兒女後隨不煩筇杖自陟階墀中堂  
設席有婦治餐公退從容左右娛嬉尚期百歲福履  
爲綏俛焉之頃悲歡互移去年七月余足誰縻間候  
床茲每訝遲遲爲設佳肴不聆悽辭言未能宣涕不  
禁垂送止城隅忍訣靈輻余守西京路出湍湄延津  
劔合巨卿車馳前期一日神或相之重攀丹鬢再披

素帷同我婦女躑躅嚶伊空山一哭夜色悽其每過  
松楸輒焉躑躅官厨甚邇時物寄誰歲行將周愈久  
愈思四十九年如夢難追誰無甥舅孰知我悲寢門  
長號萬事堪噫哀未暇文庶歆茲卮嗚呼尚饗

祭三姊淑人文

代家大人作

年月日弟某略具時羞之奠哭訣于第三姊淑人之  
靈几曰何辜于天何負于神天乎神乎生而不辰吾  
兄弟零丁孤苦其幸而免於天物而至於成長者僅  
六人雖使并享期頤之尊永無離索之苦猶不免天  
下之窮民况東西漂泊形影落落如岷星之向晨起

居飲食之不相接曾莫知其疾痛而嘔呻乃余之哭  
季姊而哭伯氏在甲戌與庚寅仲姊之繼而棄余又  
戊年之季春蓼莪常棣之並廢余不齒乎生人之倫  
生不識父母之面長又失兄弟之樂何余之頑然寄  
視息於此世經百罹於一身惟姊氏婉婉之則柔嘉  
之儀寔吾先君子之所最珍凡世俗婦女之芬華奢  
靡一無足以嬰心而淡然安縞衣綦巾具甘旨而奉  
蘋蘩蚤夜孜孜惟紡績之勤并曰之親昔歲行之在  
亥送雕軒而之麟出東門而停車山回路轉不可見  
而猶且佇立而望行塵歸來充然如有得而茫然不

覺其遠別以其就升斗之供養而謝桂玉之艱辛儼  
子女之成行儘上天之佑仁哀與樂其相隨又乳乳  
乎楊江之濱而余心之汲汲遑遑恐未效一日之養  
伯姊已迫八耄而叔姊又屆七旬自南麓而移東衙  
挈兩甥而爲隣饌何味而不分伴一夕而十巡接步  
武之源源奉諧笑之間間謂餘景之足恃庶至情之  
獲伸何此樂之不長千年永隔之一朝奄臻調護之  
失其時藥物之乖其方將余之惡極罪積而獲戾於  
彼旻嗟無淚之更揮悲來填臆感故而愴新自池上  
之搬移而撫壺中之湛樂悲歡合散之非一端而事

壽齋遺稿卷之七  
事成陳即古巷而徊徨精恍恍而疑非真窺寢門而  
長號聞素帷與素茵心膠結而不解唉余官尊祿厚  
而使垂白病姊不能朝夕忘於貧衣何忍於適體味  
何甘於入唇誰云日遠而日忘生有涯而哀無垠歿  
者無知悲不幾時乃是達理之言視余齒之已豁而  
余髮之已銀感蘇氏之前言庶來生之結因羞薄具  
而侑短辭來舉茲觴今應不嘖嗚呼哀哉

壽齋遺稿卷之七

壽齋遺稿卷之八目錄

附錄

隱卒 傳教

下咸鏡監營 諭旨

御製諭祭文

墓誌銘

遺事



側卿於衰年必多傷疾須加寬抑以爲自護事下諭于二提學處

御製諭祭文

維乾隆五十三年歲次戊申十二月十八日

國王遣臣閣屬官徐理修諭祭于故待教李崑秀之靈誰昔之夜予夢汝汝皂巾絺袍拜且告訣予促汝膝控汝腕曰予扁汝居以壽齋祈汝壽也胡遽訣予言未訖咳噫欠伸起而聽漏夜將分顧語傍人記之詰朝走人訊汝病即去年九月二十二日也越數日訃聞考日若時果驗烏虜異哉衆萬之生孰非夢也

矧汝以夢托夢終歸於大夢而予則理夢中之夢悲汝之不能耐於夢場命乎命耶命也烏虜生而肝相照歿而精不爽是日侑汝汝必飲泣而歎汝其歎耶不歎耶已矣烏虜

墓誌銘

從叔行判中樞府事

福源撰

凡物之甚可珍惜者易毀而難久至於人亦然豈造物好惡與人異耶抑理無兩全氣之清者數固不羸耶吾堂弟判書公性源有一子曰崑秀字星瑞生而頎秀丰哲如美玉如德驥稍長益映發能自力學不煩長者教督壬寅以庠生應製上召

言苑遺利不卷八  
見奇之曰是子必爲環器是年冬擢庭試卽隸翰  
院兼奎章閣待教甲辰 文孝世子冊禮成爲侍  
講院兼說書說書乙巳奉安實錄於五臺山丁未  
以御史按平山疑獄遍廉兩西州縣稱旨是年九  
月隨父之咸營以其月二十二日不起疾訃聞  
上驚悼甚旣特賜賻庀又下諭于咸營曰卿子精  
華內蘊文詞夙就意謂將成大器一疾至此不覺  
慘惻後臨筵亟語諸大臣曰人才實難不暇悼其  
天爲朝廷惜也蓋自釋褐之初受知特深常置近  
密眷顧訓誨如父於子將以磨礱儲養需國之用

而天不假以年也然以眇然新進被 聖王寵遇  
生榮歿哀曠絕等夷下至朝士大夫聞其逝無不  
失聲咨嗟至歸時運視世之黃馘槁死蔑蔑無稱  
未知孰爲天孰爲壽也判書公宰淮陽會疹疫大  
行爲衙屬製治疹方君曰盍與民共之判書公喜  
其言益製數千貼散施一境時君甫踰十齡使成  
立而充其志則於人必有所濟而顧不能自貽其  
命是可悲也我李肇自唐中郎將諱茂仕新羅封  
延安伯子孫因籍焉入我 朝左議政文忠公諱  
廷龜吏曹判書文靖公諱明漢於君爲七世六世

曾祖諱正臣叅判 贈領議政祖諱吉輔判書本  
生祖諱得輔叅奉 贈判書議政公第三子母高  
靈申氏進士諱濩女右議政諱翼相後配達城徐  
氏主簿有後女領議政志修孫君以壬午閏五月  
初七日生得年纔二十六遂無子葬楊州蘆原良  
坐原君有內行事父母孝順篤於兄弟姊妹爲詞  
章燁有藻采遇事透徹輒曉肯綮於一切外物澹  
如也幼嘗受書於余愛其才性之異期以門戶之  
重乃今日泚筆誌其蔽而犀角在眼讀聲猶琅然  
在耳惜哉銘曰賁若 聖言有褒有悼百世不朽

二紀匪天

遺事

奎章閣待教尹行任錄

余與星瑞降同庚科同第職同僚比紳笏於  
奎署共筆硯於蘭省歲且六改也余食輒聯  
卓寢輒聯枕出而輒聯騎入而輒聯武詩輒  
聯軸而和酒輒聯觴而醉一日不見輒覺鄙  
吝之萌也今星瑞永作古人蘆原之阡草已  
一宿朋友之哭亦且止矣余未知星瑞戀顧  
余憂念余一如平昔否乎抑長夜厚地冥然  
漠然雖其精靈之氣結爲靈菌挺爲穹松其

視塵界舊要曾不足以累蓉城之襟否使其  
不知也固余悲有知也亦余悲廼撫一二言  
行以塞後死者之責非敢曰藉此而傳吾星  
瑞則亦寓其悲云爾

余本山野頓無悟解得星瑞而與聞緒論恍若發  
蒙所資益甚多

星瑞秀幹清揚眉眼如畫一見可知爲法家拂士  
而性峭峻不苟少許可見不是處必面折之  
富於詞章掣鈴應製搖筆成篇疾於風雨雖館閣  
諸公之老於文墨者每放出一頭地

余七代祖文烈公星瑞七代祖文忠公同入翰苑  
遺韻剩馥尚有傳者星瑞及余又同入翰苑甚奇  
事也星瑞嘗曰吾輩不墜兩祖家聲而後方可書  
翰苑題名錄

素嫻簿牒一寓目靡不刃解尤練習 國家典攷  
聖上每顧臣曰當今有司之才無過李某者爾其  
跋而及之  
心常矢敦至疏戚遠黨皆欲庇護人或以兼愛諷  
之則曰彼若我同根也自先祖視之均爲後裔余  
何忍越視



持躬翫麟雖貴介大人藐然也院吏閣胥日給于前而憚其嚴明不敢以謗語相干

見嬰兒輒撫摩曰此不失天與之性也俚諺云愛人之兒鮮有胤嗣思此語却有悔心而自不能已

澹於聲伎以翰林蔽史臨瀛之山列郡供音樂粉黛而不之顧焉遐俗亦讚爲真學士

與余直翰苑遇旱餘甘雨賦詩志喜拈年字星瑞先成曰彤筆將書大有年余意索不能續已而此句盛播至徹 上聽聖上嘉獎曰華國高手克世

其家

星瑞及余先壠俱在金浦郡相距不十里而近每語余曰吾儕仕宦至五十則立朝滿三十年矣當五十有一之歲共謝朝端角巾丙舍逍遙昕夕不亦樂乎余點頭曰此子瞻聽雨之約也子之薄於宦情余所敬也敢不躡君之後乎星瑞笑曰子效我斯足矣余亦笑

星瑞生朝與其先代忌日同焉不近杯酌食素過其日

久鎖禁直戀慕庭闈若乳兒去慈懷終夜不能安

天及曙必俾候起居承安然後始言笑如常無一日不然

或值事故急遽人皆失措而獨晏然若無事日臨事動勦何以做事是坐無定力也

於筵席知無不言雖街巷謠俗有關治體者必宛轉詳陳 聖上每教曰無隱二字近世惟李某能之

翰苑故有四州僉奉銅硯陪內翰一僉年滿將出不忍遽决出而服事于其家亦可見居官感人之端

未嘗看叢書稗史公退手一編書即經濟文字

不屑臨池之工而畫如截鐵工者亦不能及殿廡之間往往有承 命揭額者盖其心靜故藝不待

業而精也

嚴於淑慝之別嘗與妖逆比鄰而如鷹逐雀義形於色余嘗語人曰視國賊如私讐惟吾星瑞

壽齋遺稿卷之八

壽齋遺稿卷之八

